

聞國新著

落花時節

藝文叢書

藝文社

自序

「落花時節」是我底第二本短篇集，最近方才編成。屈指算來，距離我底「生之細流」的刊行，已有整整十六個年頭了。在這裏所收集的十幾篇小說之中，「煤簪之外」寫於民國二十二年秋天；而「平凡的死」一篇，則是今年八月裏所寫，總數量尚不及九萬字。十年間僅有這點微薄的收穫，真是覺得慚愧得很。

回憶十年以前，自己在堅忍着「維納思」底痛苦的咬噬之餘，（我該終此生不忘這偉大的試驗！）悄悄地打發去自己底青春。我結了婚。我底妻是一個滿身塗着所謂大家閨範的顏料的舊式女人。這是當時出乎許多朋友意料之外的事情。我會經寫了一篇「寄語」，略抒我彼時的心緒，記得一開頭是引用了黃仲則底詩句「結束鉛華歸少作，收拾絲竹入中年。」的。結婚後不到半個月，我就携了我底妻，悄悄地離開了這座古城。

我們卜居在一處有山有水的鄉村裏，讓安靜與寂寞打發日子。我們底生活渲染著原野的質樸，宗教的威力。彷彿農人們的歡笑和疾苦都是我們的一樣。「舊居」的故事使我第一次在結婚後提起了筆，那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雖然寫成文章，似乎力量還不夠，却是吃了手低的毛病。若當成「速寫」的意味來看它，也沒有甚麼不可以的罷。世界上儘有許多不合因果關係的「真」的事情，倘如處處膠柱鼓瑟般地故意扭曲了把「閨嬌子」底生身之母改爲她底姑婆，叫它套入咱們世傳婆媳不睦的老圈子裏頭，究竟有甚麼意味呢。

春天是給農人帶來快樂的節序：不僅是新年之後接着有燈棚，滿足了他們底簡素的耳朵和眼睛而已。四月裏的妙峯山和杏林簡直是支持了附近十幾個村莊經濟的支柱。在半個月的廟會期間，滿村裡找不到一個閒人！殘廢者和老年人在家招待遠來香客的住宿，壯男可以擔「爬山虎」或者香背子，年輕小媳婦大姑娘在山道左右出賣用麥桿塗製的玩具，十歲以上的兒童可以出去兜攬住客。等到廟會閉幕之後，也許來一陣洗山雨，把一帶山坡上的杏子澆熟了。在杏林裡支起窩棚，一家人輪流在裏面無間晝夜地做著看守的職務。火候一到，更要起早打五更的去採摘，把最優良的挑向四十里外的城市供給有錢人去感受。但他們對於這些辛

苦的工作並沒有絲毫的埋怨，反而覺得是很應該的事情。

這個村莊的南面不遠，進了山口便是產煤區。有幾個用土法開採的小窩和一個附屬於門頭溝中英煤礦公司的大窩。我們後來搭的一個隣居便是以運煤和售賣窯柱爲業的人。他不是地主，也不是佃戶，生活是極其窘迫的；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兒，完全靠他一個人贍養着。他又偏★具有一種能負苦而保守沉默的性格，漸★使我對他抱着同情之感。我因爲職業的關係，白天在家的時候很少，除去星期和假日以外。但常常藉了妻的一張嘴，給我知道關於我們這位院隣的許多可喜可泣的故事。「煤窖之外」「曖昧」兩篇東西，便是有意拿他做背景而寫出來的了。

「曖昧」一篇，原題「饒恕」，曾經在國聞周報上發表。以依兄看見我這篇小說，忽然大老遠地找了我來，並且攜了他作畫的器具，要我陪他去看所謂「窯黑子」的實際生活。我們都同意捨棄了大窯不看，專選了一處只有十來個工人每天祇有千數來斤煤的生產的小窯。我們這次費了一個上午的驢背之旅，所得來的成績是我寫出一篇三千多字的速寫，以依兄續成兩幅炭畫。這文與畫，曾經一起寄給在上海生活書店的文章雜誌，不料沒有一個月蘆溝橋事

變勃發了，結果是也沒有發表，也沒有退回來。

我和妻帶着兩個孩子離別了鄉村，重新回到北京的時候，正是西山證果寺的果子紅了罔兒的季節。口袋裏還揣了不少，在人力車上一面吃，一面回頭望望一步遠似一步的那些已然稔熟了的村間景物，真彷彿有點李清照和趙明誠兩個離開山東逃往江南的一種「且戀」，且悵的心情。

環境改變之後，生活底枷鎖却更加沉重地套在我底頭上，使我呼吸不到一點自由的空氣，收納不到一線明朗的陽光，有時給我看膩了妻兒的黃臘似的臉孔，發出狠心，獨自走出了家的門口，可是四顧茫茫，腰裡又不名一錢，究竟往哪裏去呢？在街頭徘徊徘徊，看着那些熙來攘往的人衆，再仰面對着一片灰色的天空，心裡仍舊連一點主意也沒有。等到黃昏的街燈已暈起光暈，自己肚裏不免於咕咕直叫的時候，才覺得妻兒的黃臘似的臉孔還是可念的了。而又常常有一種下流的思想在我底腦膜上散布着：我知道我自己如果能够發見了一個過路人遺失的錢包，裡面即使祇有一角錢，也一定要敏捷地伸出手來拾起，不肯給還人家的罷。我底「灰雲」，便是在這種窮愁潦倒無可奈何時節，孕育出來的不成形的胎兒。一直到二十七

年的秋尾；紀生兄因爲編「朔風」，向我索稿，經此一逼，逼出來的「殘秋」「愛的創造」幾篇，也還都是在物質的壓扁之餘，榨取出來的作品。

「殘秋」的末一句上我說，「春天就是在嚴冬的背後」，真好像很靈驗的預言一樣，我終於領受到二十八年的春風底溫煦了。

一位曾經同在鄉村裏教書的朋友，看到我和生活掙扎奮鬥中的苦況，他找到了一個機會給我多說了一句話，結果不但能救濟了自家的苦窮，最令人感謝的還是給了我兩年極寶貴的經驗。

把用不着的書籍賣了三四十塊錢做路費，在一個初春的清早，我居然也參加了車站上海潮一樣的旅客群，看着一道走來給我送行的妻，因爲禁不住硬骨的朝寒而滿身在瑟縮着的狀態，自己咽着淚離開眼光，不敢再注視她底削瘦的臉。那個時候，我們的兩個孩子都因爲染患白喉，送到傳染病醫院，當時沒有偕來。在我行期的前一日，我和妻買了一包橘子去看他們。醫院里的章程，不准許病人的家屬進入病室。把橘子交給穿着白衣的看護士之後，我們就在窗外用手障着射到玻璃上的陽光往裡觀視。兩個孩子各自佔據一架小小鐵床，但並不相

隣，中間還隔著兩個空閒的床位。每架床的四週，又有白繩攔阻起來，好像是連護士也不許她們逾越到線內去罷。聽見那個拿着橘子包的護士和囁地招呼著我們的大孩子說：「聞大鹿，你底爸爸和媽媽給你們買橘子來了。一個人分給你們半個吃，剩下的存在我這里，等慢々地再分給你們啊。」大鹿原是躺臥在床上的，聽見了這句話立刻用兩隻小手扶著床坐起來，我們瞧見了他底一雙滿含著希望的眼睛，却已順了護士所指到的方向，看見我們了，微弱的聲帶叫出「爸爸：媽媽：」幾個字來。我們那個小孩子彷彿睡得很熟，護士說不便她叫了。在那很短促的時間，我忽然覺得這樣的情景彷彿似曾經歷的樣子。妻底眼眶中滿裝著淚水說：「鹿，好々地養着罷；等下回我們還給你買玩藝兒來哩。」我們彼此惘然相視了一會，終於沒有把自己第二天就要遠行的話說給他們。

在蚌埠一住半年，物質上的生活雖然穩定了下來，精神上的痛苦却一點也不見減少。脫離了十年的教讀生涯，滾進了官場的圈子，每天做着較教書尤其刻板的工作。而且由必須的酬應裏漸漸給我學會了種々放蕩的生活方法，吃酒，打牌，有時是自動或者被動地加入了同事的行列，也去蚌埠所謂「神秘之街」里找一點刺激，「萬年青」一篇小說，便是當時很誠實

的自己底寫照。到現在還覺得奇怪，我爲甚麼竟變成了郁達夫筆底下的于質夫一般的人物哩。

一紙報告着母親病重的電報是我從這金迷紙醉的環境裏拯救出來的良藥。等到頹喪地趕回舊京，母親底病業已不治。對着她老人家辛苦過了一世，死後的眼角上還掛得有不肯瞑目的淚珠的遺容，我底心里像滿腔結了蜘蛛的絲網一樣。

從一位親戚手裡擔負了很重的利息借來一百五十塊錢，就這樣草草地把母親的遺骨埋在我們家鄉的義地中了。下葬的那日，天氣非常陰晦，當棺材入穴時，落了幾點細雨。我把香燭在墓前燃點起來，看着妻兒穿了孝服跪在鬆而且溼的地上，一壁嚶嚶痛哭的情景；自己緊緊閉起雙睛，細想過去近三十年間，母親所鐫刻在我腦中的一切音容笑貌，我忽然生出一種思想上的決定。於是默默禱告給母親的在天之靈說，願她在冥々中護佑我，和我底一支筆；如果能够使我健壯的發展下去，將來定要給她老人家寫一卷十萬字左右的傳記，略抒她自我十歲喪父以後，爲了她底愛兒，與迤邐的命運奮鬥的經過。然而一瞬間母親死去已歷四周年的現在這件心願還僅是一頁空白。想想，我是多麼沒有出息的啊。

把母親的喪事料理清結，就已到了民國廿八年的寒冬歲暮。我覺得北京這一座古城，再沒有可以留戀的地方；而且過去在蚌埠的半年陷阱的生活，也委實有跳出的必要。經過一番考慮之後，索性把家中所有的傢俱什物存的存，賣的賣，在一個飄着輕雪的日子，我們一家四口，像流亡者一般踏上了南行的火車。車過永定門時並沒有停，我打開窗帘遙望母親底墳墓：幾堆小邱，一垓荒草，那種彷彿一起顫抖在寒風里的樣兒，不覺悲從中來，熱淚又潤溼了我底眼角。

來到蚌埠以後，我一直過着有紀律的生活：我在自己服務着的機關附近找了兩間雖然極簡陋却足能蔽風雨的小房，每天朝往暮歸，遇到星期或者假日的時候，總是領着她們或者去南山頂上看看長淮的落日，或者到戲院聽聽上海派的演劇。有時因為上街購買物品的方便，也不得不從那「神秘之街」兜它一轉。不過那塊「萬年青」理髮店的匾額一給我看見了，總覺得有一種死如隔世之感。「熱淚而今已是冰」，畫如鹿家的我底妻，何嘗知道在那昏燈一角的樓頭，會是自己浪費過感情的地方！

轉過了舊曆的新年，我底官運忽然亨通起來，我底上司竟肯保舉我做檢察官了。一般同事

立刻對我用另一種面目看待，連門崗在我出入衙所的時候所致的敬禮，好像也更加嚴肅了幾分。我開始放下一枝筆，使用一張口繼續混飯吃。每天固定地要穿起黑色紫邊的法衣，真是像煞有介事地那麼一坐，候法警把各式各樣的犯人帶上堂來之後，就要一面觀察一面問，有時還不得不發出火氣的用手在長檯上一拍，看看犯人垂著頭顙顫的樣子。

此外還常常出去檢驗屍體或者做案情上必須要實地勘查的工作。來去均以人力車代步，而又照例總是給我坐那較為講究的車子，並且排在第一線。車夫也不曉得受了什麼力量的催動，跑得分外快，有時引起路人的佇立觀望，我却總是目無他顧的看著車夫の後腦。到了目的地，又有當地的警士和保甲長殷勤伺候，擺下桌椅。如果死者是個無家屬的「老海鬼子」，僅祇問問姓名年籍便埋葬了事；否則却要費一番理智的推敲工夫了。

一年的成績給我印象極深的是三個孩子的屍體：兩個是在淮河岸上使船的兒女，一家只有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和九歲的兒十三歲的女守著一隻殘破的小船過日子。那天老婦人正在輪裡燒晚飯，兩個孩子在船頭玩耍。不曉得怎麼一回事，九歲的男孩子先是失足落水；那個十三歲的女孩子驚呼了一聲，也跟着跳下去了。當檢驗吏工作完畢之後，那個老婦人還哭天昏地

的長跪在我們的面前不肯起來，法警的呵叱也沒有用。我呆呆地注視着她藉燈影的映照越發顯得慘黯的臉孔好半晌，才狠一狠心踏上了車廂；聽聽背後河水與她底聲帶雜揉而成的偉大的嗚咽聲音，就連回頭的勇氣也沒有了。我自從在自己底腦膜上烙上這塊印記，過了好幾天還覺得不快。後來在客淮散記里寫了一篇「長淮之夜」，所捉捕的就是這一個印象。

另一個後來會做爲我重寫「鐵的葬禮」時的新刺激，是從遼遠的湖南逃難歸來，一點「和平」的樂趣也沒有享受，就給她底母親的糊塗送了性命的一個三歲女孩子。母親在大家庭裏做着兒媳婦，因爲受了婆家的氣，一時心窄，便和自己的女兒一同臥軋死了。這個女人如果能被救活，我一定還要給她加上一個殺人的罪名。行檢驗的這一天下着細雨，空氣已然像過了濾一樣；但我走到距離停屍的處所還有幾十步路時，就已然聞到有難耐的臭氣。到了跟前一看，好些痛哭的人也是一面哭一面用手絹堵住鼻孔。甲長剛把掩盖屍體的簾幕揭開，我的眼前突然一黑，就覺得自己底一顆心早已躍到喉嚨底下。那大人還像個人形，那個被說是三歲的孩子的模樣，哎呀，我真是搜尋盡我腦中所有的字彙，也找不出適當的文字來形容它了。

職務上各種文書的製作轄制住我底熱情；除去病中和酒中，在我底腦子里幾乎完全消失了文學上的思索和憧憬，需要一點想像和結構的文章是絕對寫不出來的。但不免時常有在北京的朋友們辦了刊物，寫信來擠。我每次接到這些殷勤而懇摯的信件時，都要引起一番無可奈何的惆悵。惆悵之餘，多少也要像過了生乳期的老牛似的，擠出一些色味俱劣的乳汁來。總計在南中兩年，約得三萬字左右，北返以後畧畧整理了一下，寫了四個字在上面，曰「客淮散記」。

我這樣不嫌詞費地嘵嘵敘述了十年以來自己底生活，用意無非在說明我原是個笨拙的文學工作者。早先曾經寫過許多詩，現在及以後則決定專一地向小說這條路上發展下去。我最該當打嘴吧的是從來沒有讀過「小說作法」一類的書籍，所以寫出的文章是否能稱爲小說，也從來不會涉想過。但根據上面自己生活的實錄來說，可以坦坦然的畫一句供了，就是：這里面所包含的故事都是我親自經歷過的，當然這所謂「經歷」，並非就是這些故事裏的主人公，而是包括了「所見，所聞」在內。換句話講，我僅僅會敘述和描畫我所熟知的人和物。若完全爲了迎合人家的心裏，造作着想像的文章，而又「想」得並不「像」，在我個人的見

解，是覺得很可恥的事情。

我讀了兩年多的「官場現形記」，認識了不少魑魅魍魎的本來面目，這些都潛伏在我底心之深處，一到相當時機，是必定要請它們出來跳在紙上的。

我現在孤寂地坐在一間小屋裏，讓冥想盡量泛濫起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不再追戀；未來的還沒有來，也無庸過慮。我祇有清楚地感覺到，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一個需要忍耐艱苦與困乏而邁進的時代。我既然能够把一支擱下的筆重新提在手裏，終將努力積蓄和發展這支筆所賜給我的力量。而歸根結蒂一句話，此種力量的發源地却是自己底一具填不滿的肚皮和妻兒的一張菜色的臉。我羨慕那些蓬首垢面挺立在寒風裏的一列擠買混合麵的人們，因為他們求生的意志表現得是那麼堅定。如果我有朝一日也去參加了他們的行列里，我底小說必定可以寫好得多了。

民國癸未冬至前一日，大雪之夜，聞國新寫于北大文學院宿舍元字樓。

目次

煤窰之外	一
一天的工作	一七
鐵的葬禮	二七
曖昧	四三
窰黑子	五九
殘秋	六七

灰雲·····	七五
老楊·····	八七
愛的創造者·····	一〇一
鄉間喜劇·····	一二一
平凡的死·····	一四五
落花時節·····	一五九
工人·····	一七三
舊居·····	一八一

煤 窖 之 外

小毛底母親死了，斷氣已經一整天，屍身還筆直地躺在鋪着有薄薄的一層蘆草的土炕上。棺材固然談不到，連窮人照例也有的「最後之家」一具火匣子，也沒有能夠募化出來。也聽不見生存者底哭聲，除去小毛的微弱的哽咽以外。

這是一幕太平凡了的人生的慘劇；這樣的戲劇，在現代窘困的中國農村社會里總是時時刻刻在扮演着，一點也不希奇；便是這樣的事能以僥倖地發表在都市中的新聞紙上，也擠不出來有錢人的半滴眼淚！

小毛呢，他不過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罷了。象一棵小草，剛剛吐露出碧色的青春，他底心里乃如一匹白練似的潔淨。母親底愛織成了他底生活的網脈；然而不幸，這一陣蒙古風割斷了他底青春，從此將墜入靛缸似的污濁社會里，任情被人家宰割去了。

他們原不是此地人氏，他們是在一年前由東北邊疆地方遷徙過來的——據小毛底母親對人談論，還算得皇室之裔的一家名門，本家人口很多，有幾頃不愁旱潦的好田地，誰想應了那句古話：「天有不測風雲」去年三月里的一天，土匪來搔擾的告警終於由謠言促成了實現，然而不久就開來了一隊整齊的士兵把村子包圍了，血戰一場之後，土匪雖然四散逃掉，而小毛底家却因為正在火綫上的緣故，在交戰的頭一天他們全家便拚命地逃了出來。誰想這一班可憐的生命底追求者，走不遠就給一陣懷疑的槍聲衝得他們只有自顧活命。小毛底母親領着她唯一的愛子沒命的逃奔，後來是看見在自己底家附近起了一片火焰。

經過輾轉顛沛的苦難，更歷盡萬水千山，居然讓他們母子兩個踏上了古城的道路。然而，徘徊在如此輕薄而吝嗇的人海里，舉目無親，叫她們怎樣的生活呢！也是「天無絕人之路」有一天傍晚，她正受了一個陌路人的指示，想去投奔「傭工介紹所」的時候，在喧闐的馬路旁邊，突然現出一個和善的臉，那人用了注意的眼睛跟在她們身後走了一些時候，才腳底下一加勁，趕在小毛母子的前面，把眼睛閃了一閃，說：

「你不是×大爺？怎麼也進京來了呢？可是家鄉……………」